

马步芳家族的兴衰

马步芳家族的兴衰

杨 效 平

青海人民出版社

马步芳家族的兴衰

杨效平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25 插页：6 字数：184,000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12,301—22,360

统一书号：11097·68 定价：1.50元

目 录

第一章 马家兴起的时代背景	(1)
一、马氏家世.....	(1)
二、河州伊斯兰教的鼎盛和分裂.....	(4)
三、群雄割据局面的出现.....	(7)
第二章 从“叛逆”到“忠臣”	(11)
一、卷入回民反清斗争.....	(11)
二、太子寺大战马海晏扬名.....	(13)
三、投降清廷.....	(16)
四、在同胞血泊中起家.....	(18)
五、河湟“平乱”基业初创.....	(22)
六、保清室入守京畿.....	(26)
第三章 取得权力的道路	(29)
一、辛亥革命前后两面投机.....	(29)
二、随着回族武力的兴起而得势.....	(33)
三、依附“西北天子”马安良.....	(35)
四、刺杀甘肃议长李镜清.....	(37)
五、脱离西军而独立.....	(39)
第四章 初据青海	(42)
一、民国初年的青海社会.....	(42)
二、实现军政统一.....	(55)
三、早期的政治特征.....	(57)

四	军阀事业的奠基——创办宁海军·····	(62)
第五章	开拓与经营·····	(67)
一、	稳定蒙藏各部·····	(67)
二、	推行“殖边”政策·····	(71)
三、	遣使入藏·····	(74)
四、	与各镇回族武装集团联合·····	(76)
五、	休养生息，坐青自固·····	(80)
第六章	权力危机·····	(83)
一、	国民军西进·····	(83)
二、	马家父子的抵抗·····	(86)
三、	孙连仲入青与青海建省·····	(89)
四、	地方封建势力与国民军的殊死搏斗 ——河湟事变·····	(92)
第七章	二次复兴·····	(100)
一、	蒋介石势力伸入甘青·····	(100)
二、	在西北政局交替中乘机扩张·····	(103)
三、	马麒之死·····	(105)
第八章	马麟主政·····	(107)
一、	马麟其人·····	(107)
二、	蒋马早期矛盾的出现·····	(109)
三、	青藏战争·····	(112)
四、	宁夏拒孙·····	(115)
五、	马家第三代人物的崛起·····	(118)
第九章	马步芳上台·····	(122)
一、	马步芳其人·····	(122)
二、	马麟出走·····	(128)
三、	马步芳的改革运动·····	(131)

四、实现党政统一	(134)
第十章 围剿红军	(138)
一、红军北上	(138)
二、青南阻击	(141)
三、河西围剿	(146)
四、中共的营救活动	(153)
五、马家军残害红军的罪行	(155)
第十一章 抗战期间	(158)
一、中共对马氏的争取	(158)
二、马家军出兵抗日始末	(160)
三、马步青被迫交出河西	(162)
四、蒋介石来青鼓动内战	(163)
五、第四十集团军的建立	(165)
六、南京的控制和马步芳的反控制	(167)
第十二章 军事专制	(173)
一、庞大的军事力量	(173)
二、野蛮的军事封建专制	(176)
三、封建军事专制的社会基础	(181)
四、专制统治下的青海社会	(183)
五、马氏政权的腐朽和黑暗	(186)
第十三章 封建掠夺	(191)
一、“四大家族”经济触角的伸入	(190)
二、马家地方官僚资本的建立	(192)
三、封建剥削与掠夺的加剧	(195)
四、农牧业经济的全面破产	(208)
五、社会生活的极度贫困和落后	(210)
第十四章 势倾西北	(213)

一、抗战胜利后蒋马之间的新勾结	(213)
二、骑五军进驻新疆	(216)
三、八二师出兵陇东	(217)
四、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	(221)
第十五章 家族内部	(223)
一、宗法关系	(223)
二、巨额财富	(225)
三、家庭纠纷	(227)
四、新兴人物——马继援	(229)
第十六章 覆灭前后	(232)
一、咸阳溃败	(232)
二、固关防线瓦解	(234)
三、兰州决战	(239)
四、覆灭与溃逃	(241)
五、青海解放	(243)
后记	(246)
附：《马步芳家族世系表》	(249)
《马家军事力量发展演变一览表》	(250)

第一章 马家兴起的时代背景

一、马氏家世

马步芳祖籍甘肃河州，即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河州，民国初年名叫导河县，后改称临夏，是近代西北历史上一个很有名声的地方。河州位于甘肃西南一隅，北面是黄河天险，东面由洮河围绕，西南层峦叠嶂，有明代所留关隘暗门廿四道，直通甘南藏区和青海循化，境内积石山高耸，大夏河横贯而过。由于江河切割，群峰锁护，这里山川富庶，形势险要，所以自汉代以后，历代中原封建王朝都曾在此设州置郡，把河州作为西陲重镇。

在长期的开发经营中，由于战争、移民、屯田和茶马互市^①等种种历史原因，到了清代河州已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明清以来河州回族势力逐渐强盛，并造就了一大批回族人物。其中在清末民初势力最大的主要有三家，这便是后来的马鸿逵家族、马安良家族和马步芳家族。除马安良家族为进驻甘青地区的冯玉祥国民革命军消灭外，马鸿逵、马步芳两家都成为雄踞西北的土皇帝。解放前所谓的“西北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便是这两个家族的主要代表。

^① 茶马互市：宋代以来对边疆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实行的一种贡赋制度与交换制度。旧时“蒙番贡之以马，官府赐之以茶，设茶马司以司其事”。

河州诸马出现后，河州在西北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更为突出。这里不仅成了西北伊斯兰教的圣地，而且政治、军事人物迭出不穷。据有人统计，不算这里数百年形成的土司世族，也不算清末以来那些光禄大夫、追封将军和花翎游击，单就民国以后，河州一地就先后出了省长七人，军长九人，师旅长三十八人，厅长县长专员更是数以百计。所以直至全国解放，这里豪门大族毗邻相望，达官显贵盛极一时。

河州三大军阀官僚家族，同以马姓，同为回族，同奉一教，又都同居于西乡一地。马安良和马步芳祖上都是河州西乡莫泥沟人；距莫泥沟北二十里有一阳洼山，便是马鸿逵的故乡。清同治年间回民反清斗争之后三马并起。马安良占据了大河家，马步芳家族中一部分迁到了乱藏沟，马鸿逵夺得了韩家集，从此三家各自走上了自己扩张发展的道路。

马步芳这一家的家世，应当追溯到他的第四辈曾祖马积明，再前已无从查考。据说马氏祖上先世狄道，后迁入河州马集柴东岭。大约明嘉靖年间，其一支又迁莫泥沟前川，以农耕为生，原有土地三十余亩，家境并不富裕^①。马步芳的曾祖父娶莫泥沟何家庄马福旺族上一女，生七子，便是马步芳的七个祖父。这兄弟七人早年都是务农出身，除老二马海晏后来官至副将，老七马海渊做过西军营长、宁海军副统领外，其余均未入官籍。

同治反清投降之后，马海晏一门迁到乱藏沟另居，成了马氏各门中最繁盛兴旺的一宗。马海晏共生三子：马麒、马麟和

^① 据《马麟发家史》称：“在莫泥沟居住时，有土地七十余亩，骡马和犏牛十四头，房屋二十多间，人口二十余人，雇有长工三人。海晏做过木材生意，在临夏市和兰州有木材厂，并雇人挖过大黄，贩卖药材，经营木材生意的资本有一千多两银子。”

马凤，除马凤因早年与藏人械斗夭亡外，马麒、马麟后都官至省长；马海晏的大兄共生五子，多在宁海军中供职；其三弟、四弟早死无后；五弟各子中马镛为宁海军统领；六弟四子，七弟马海渊一子，只在宁海军做过营长。总计其第二代十余人，虽然也都曾司职军政各界，但比起马海晏一门，已相差甚远。

马海晏，字清庵，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马海晏出生时，马家家务仍不景气，因此他从小便学习打猎，常与乡中猎手们出没于深山密林之中，稍长又兼营商业，主要做药材、木料的贩运生意。当时河州是西北有名的商业贸易中心。由于这里地连藏区，又是通往西南边疆的重要孔道，所以每年都有大批藏区特产与内地物资在这里集散交流。河州城关一带的八坊，巨商富户，甲于一方，庄廓店铺林立，庄客商帮往来不绝。藏区的羊毛皮张经过这里远资京津，而湖南、四川的砖茶，山西、陕西的土布棉花，京津一带的洋货绸缎绉纱，又大批经河州运往藏区各地。各藏区大小寺院也几乎都驻有河州商户，仅夏河县拉卜楞一寺，塔洼^①环绕，商户达八百余家，多为河州回人。这说明河州回族，大都有经商的传统和习惯。

马海晏开始从商时并无多少资本，只能当脚夫跑帮赶驮，做点替庄客运送货物之类事情。当时他主要往来于积石关到夏河县、拉卜楞一带。这一带沿途多是幽谷密林，平日匪盗横行，杀人越货视为寻常，因此商旅行人平时都随身置枪自卫。马海晏自幼熟习射猎，加之长期的商旅生活，终于练出了一身武艺。他善骑术，会拳击，枪法尤精，一马三射，弹不虚发。由于他武艺高强，人多敬畏，无论官私商帮

^① 塔洼：藏人对商户在藏区驻地的称呼。

脚行，都乐意与他结伴同行。后来马海晏参加河州回民反清斗争，名噪一时，所凭持者主要也就是这一身本领。

除了学得一身武艺以外，马海晏在经商活动中另一收获就是大大开拓了眼界。这是当时他在家务农的几个兄弟所无法达到的。马海晏长期往来于藏区之间，不仅使他对藏族社会情形十分熟悉，而且还学会了一口藏话，这是他后来能够结识一批藏族头人的重要条件。同时，在与各地商人的接触中，他对中原内地情形也时有所闻，眼界日益开阔，摆脱了旧日那种孤陋寡闻的乡民习气，萌发了他谋图暴发的野心。这些对他后来的军阀事业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河州伊斯兰教的鼎盛和分裂

马海晏出生时，河州伊斯兰教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自伊斯兰教传入西北后，甘肃河州一直是西北伊斯兰教发展活动中心地区之一。经过元、明两代，伊斯兰教已遍布河州各地，特别是东西两乡，几乎所有村庄都兴建了清真寺，教民不仅是回族、东乡族和撒拉族，而且有不少汉人、蒙古人和藏人也都随了教，陕西、河南、四川、广州、新疆，甚至远至阿拉伯、土耳其的少数教徒也迁徙而来。到了清乾隆初年，河州伊斯兰教终于由它的鼎盛走向了分裂。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教门内的封建特权和阶级分化日见明显，出现了一批靠宗教剥削起家的新权贵，一种以教主与封建地主相结合的门宦制度首先在狄道、河州一带开始形成。

门宦制打破了数百年来伊斯兰教中以血缘家族为纽带，在宗教上各不隶属的“阁的木”教坊制。逐渐形成并代而之起的是一种以大寺为中心的地方区域性的教派组织，教

坊中原来对教长的聘请制渐渐转化为对教权的世袭制，各教区出现了各自崇拜的太爷，教长与教民之间原来正常的宗教等级差别随之转化为严格的封建等级。教民的一切行为必须遵循太爷的吩咐安排，太爷死后教民须在其墓旁立碑建亭，称为“拱北”，以昭示后人。太爷凭教权占有大量田产，而教民须按规定定期向太爷贡献钱财礼物。这些变化说明，门宦制是伊斯兰教日益封建化的结果，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伊斯兰教在西北的一大变革。

起初，河州主要形成了二大门宦。一个由花寺太爷马来池主持，一个由官川太爷马明心主持。马来池、马明心都是到阿拉伯留学后回国领教的有名阿訇，由于各自宣传的教义不同分为二大派别。马来池传教在先，故当时人称老教^①，马明心传教于后，故人们称之为新教。新老教派形成后，便成了各地教主、封建地主争权夺利，控制教民的工具。于是在各教主、地主的支持和分裂下，河州二大门宦中先后又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支宦。各门宦为了自身利益，自立为政，争权夺产，互相排斥，互相攻击，势同水火，常常因教争发生流血和械斗。

马海晏所住的西乡莫泥沟地区，当时属花寺门宦，即老教教派。花寺门宦形成约在乾隆四十二年到四十九年之间，是马来池所传教派中的正宗。到马海晏时，花寺门宦势力已经很大，并且又分成十二小门。其教民不仅遍及河州，而且传至循化撒拉族十二工^②，远至兰州皋兰、宁夏和西宁一带，

① 这个老教不同于“闾的木”老教，是与马明心的新教相对比较而言。

② 撒拉十二工，清代撒拉族的地方区域组织称“工”，共分十二区，称十二工。

总数在二百万左右，形成了一个势力很大的教派。花寺太爷的拱北建于河州八坊，碧瓦朱甍，地连数顷，规模宏丽。每年冬天，花寺教民都要聚集在这里作一次大礼拜，人数常多至数万。大家都缠白巾戴白帽，旗帜飘扬，情绪热烈。大阿訇站在台上用阿文讲经，另外由别人翻译成河州话讲给教民们听，场面之大，蔚为壮观。所以当时人们对河州有“小麦加”之称。

马海晏一家当时在教门中没有任何地位。那时掌管莫泥沟教权的阿訇是马占鳌。马占鳌，字魁峰，莫泥沟何家庄人，幼年在河州莫泥沟本寺念经，后到西安府大学习巷清真寺求学，穿衣^①后回到家乡，在本庄清真寺做开学阿訇。

新老教争发生后，循化和巴燕戎格厅（今青海化隆县）的新教教民和河州西乡老教教民常常发生冲突和抢掠，马占鳌屡次组织乡民抵抗。乡民见他勇有谋，又是通晓阿文经典的阿訇，便把他看成西乡一带的回族首领。

马海晏当时在教门中虽无地位，但他在乡中以武艺高强而出众，与马占鳌族上又是姻亲之交，所以深得马占鳌赏识和器重。当时两家相距不过十数里，每次与新教争斗，马占鳌都要请他一起商议。后来教争日繁，各派之间门户成见很深，于是人习拳勇，各乡会社^②立团自保，马海晏就更为教门依重，平日无事，在乡间教习武艺，一般教民，莫不听从，这样马海晏实际上就成了花寺教门中一个特殊教民。

① 穿衣，伊斯兰教称清真寺学习毕业为穿衣。

② 会社，清代河州等地的一种村舍行政组织，会设乡约，社置保正，莫泥沟当时属西乡第十五会。

三、群雄割据局面的出现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外国列强终于打开了侵略中国的大门。此后不久，太平天国革命在东南兴起，一时中国社会骤然遭到史无前例的大变动，不论南方北方、城市与乡村，全部都震荡起来。

甘肃当时是西北回族聚居最多的地区，平时满汉官吏对回族人民就极端歧视，百般搜刮。到咸丰末年，“因太平天国的战争，西北协饷加重，正税不够供给，于是苛捐杂税，相继繁兴。咸丰七年，甘肃已经开始举办绅捐民捐。到了同治初年，兰州一隅已经发生饿殍载道，人人相食的现象。更因兵差车价无法筹措，又开脚押货捐，又因军饷不够，在陇南设军面局，每征赋粮一升，附加军面四、五斤，以至六、七斤，威逼人民交纳，民力既竭，无以应，则委严酷州县敲骨髓以取之。州县刑威竭，亦穷无以应，则要凶悍武弁拥重兵以胁之。朝指一官曰催面不力，夕而黜其名；夕指一堡曰抗面不供，朝而屠其地。春夏谷缺时，父母妻子饿死者委道路，不得异土掩。……民皆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①以上记载可以说明当时甘肃各族人民已被迫走上了朝不保夕的悲惨境地。

而回族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程度与其它各族相比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回族在元明时代历来被视为“开国功臣”，政治地位一直较高。可是清朝开国不久，甘肃回族米喇印、丁国栋领导了“反清复明”起义。这给当时入关不久的满族统治者刺激很大，所以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对回族人

^① 见《甘宁青史略》。

民的政策是特别残酷的。在政治上回民人格被贱视，官府公私文书称回族为“回子”、“回逆”、“回贼”，甚至在回字上加一犬旁，写成“獠”字，以示其不齿于人类；在宗教上满族地主阶级利用其教派之不同，挑拨回汉关系，煽动回汉仇杀，先后残酷地镇压了苏四十三领导的新教反清斗争，捕杀了新教领袖马明心及其在各地的主要门徒，镇压了田五等人的反抗，并对循化撒拉族教民多次进行杀戮。在法律上回族被压在汉人之下，乾隆年间新教反清斗争失败后，官府公开禁止回民对汉人诬告，禁止回民到外寺念经，禁止回民在寺中聚议，禁止回民与外地回汉人民往来，回民犯罪“加等科罪”，官吏审断辞讼，总是护汉抑回，因此回族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对回族人民世代信奉的伊斯兰教，满清统治者也千方百计加以鄙视压抑和摧残，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定宗主，自为岁年，党羽众盛，济恶害民”的“左道”，视伊斯兰教徒为“鄙薄之徒”^①。西北伊斯兰教争发生以后，朝廷多次下诏，令“回民改存旧教”、“不许存卯路明沙等经”，否则“治罪不宥”^②，同时对新教回民查办充军，实行斩绝根株，诬回民清真寺为“淫寺”，命将新教寺尽行毁去，并禁止增建老教寺，甚至勒令回民拆毁教坊，革除掌教^③，另立乡约，稽查约束。在经济上，回族人民所受剥削就更为惨重，除了满、汉地主阶级的剥削外，官府常常借口没收叛产、逆产，赔偿汉民损失，清查均拨，充军遣配等，逼使回族人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当时有人曾这样描写河州回庄

① 见《雍正皇帝复陈世王官诏书》。

② 见《循化志·回变》。

③ 见《循化志·回变》。

的凄惨景象：“差税不胜烦，兵荒相继绕，一家应乡夫，父子军前卒；一家走邮驿，鞭背裂皮肉；一为输纳户，产尽逃西蜀；更有三两门，饥饿趁成熟……”^①。

此外，加上回族内部门宦教主的盘剥，回族人民的民族仇恨，阶级仇恨和反抗情绪日益增添。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后，西北地方豪绅官吏纷纷召募练兵，兴办防队，建立团练乡勇，结果是一方面广大人民在水火中挣扎，一方面是豪强乘势而起。

当时甘青一带崛起的地方豪强以回族各门宦中的教主、太爷、大阿訇为最多，其中较为著名者如宁夏金积堡的马化龙；平凉的穆生华；循化八工总掌教韩哈印；西宁回目马承清；宁夏县武生纳清泰；河州游击马世勋；狄道阿訇马荣；河州东乡教主马永瑞；西乡阿訇马占鳌；肃州教主马文禄，等等。这些人中绝大部分都是新兴的大教主兼大地主。他们既想奴役回族穷苦教民，又不满于清政府对回族的歧视压迫政策，于是广收散兵游勇，训练教民，雄长一方。此外，一部分“世受国恩”的汉族、回族地主，蒙藏土司王公此时也纷纷立团自保或练团防回，各城乡皆遴选绅士、千总充当团总、堡总，召募乡勇，分守驻防，各自发展私人武装。

社会不安，群雄并起，豪强林立，这种局面进一步加剧了西北社会的动荡和分化，许多人乱世落草，一些人趁机勃兴，马氏家族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开始起家的。

马海晏当时由于在乡里中声望日高，他改换门庭，谋求升发的野心也就越来越大。于是他开始在各豪门之间攀权结贵，梦想有朝一日时来运转，出入头地。他与西乡回族首领

^① 见马应龙《马岑关有感书两当公馆》。

马占鳌过从甚密，马占鳌也将他引为心腹和得力助手，后来他们二人又一起起事，始终未曾分离。对马鸿逵的祖父朝廷命官马千龄，他也常常登门拜访。马千龄当时为人悍勇，又是西乡有名的大地主，后来马海晏与他攀上了姻亲。对莫泥沟多木寺寺主他也多方奉迎，后来两家也结为亲眷。此外八坊富商，东乡门宦，当时都是他结交的对象。而一些乡绅富户见他平日悍勇，也主动与之结好，以求在乱世之中能藉其力而保护身家财产。所以，年轻时代的马海晏在河州内外已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

在当时的河州，象马海晏这样一个既无家产，又无教权的普通耕商之家要翻身抬头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可是马海晏却立足教门，广结权贵，凭借自己的一身超人武艺，逐步挤进了回族上层人物的行列，为后来振兴马氏家业打下了基础。